

魏 征 秘 史

玉恒 孝廉
著



清遠行

66603



200085870

孝廉
玉恒
著

魏征秘史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魏 徽 秘 史

李康 玉恒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75印张 557千字 55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00 定价：4.75元

印数：00001——25000 册

内 容 简 介

DK

105

隋末天下大乱，魏徵应徐茂（懋）功之约，前往元庄与翟王后裔翟让共议举大事。魏徵不慎摔伤，为杜庄民女裴淑娟、裴筱荷姐妹救至元庄，魏徵一方面养伤，一方面帮助庄主元宝芸和翟让的侄女翟紫英安抚游民。他的政治生涯和爱情纠葛由此开始。

本书以魏徵为主线，通过对他的政治理想和爱情生活的描写，把读者带回了隋末群雄纷争的广阔场面之中。翟让的骁勇大度、李密的多谋善疑、隋炀帝的荒淫无度、李渊的老谋深算、窦建德的豪侠真率、王世充的奸诈凶暴、李世民的孔武多能、李建成的沉练仁智，无不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本书对玄武门事变的描述公允不偏，非鹦鹉学舌者流。

本书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又浓墨酣写魏徵与二妻一妾的爱情生活，是为“秘史”。

目 录

- 第一回 谈天数道士弄鬼.....(1)
忧时周庄主留贤
- 第二回 宴元庄豪杰聚义.....(26)
敬贤士才女怀春
- 第三回 安流民玄成展雄才.....(49)
识俊士淑娟结佳偶
- 第四回 揭前隙二庄修盟好.....(75)
救乡邻一女化忠魂
- 第五回 魏玄成游说豪帅.....(104)
翟紫英赠送箭囊
- 第六回 救李密玄成施妙计.....(139)
爱魏徽筱荷订终身
- 第七回 变花样昏君纵淫乐.....(155)
改节令美人逞奇巧
- 第八回 杀净臣龙舟下江都.....(180)
怜娇娃杨柳植隋堤
- 第九回 劫龙舟翟让败墟集.....(200)
叹穷途李密归瓦岗
- 第十回 大海寺张须陀授首.....(234)
瓦岗寨罗士信招亲
- 第十一回 克仓城李密建首功.....(259)
让大位翟让排众议
- 第十二回 唐公轻取隋朝官将.....(285)
李渊巧间魏公主臣

- 第十三回 听谗言李密杀翟让
识大体紫英安瓦岗.....(314)
- 第十四回 李密浪战失洛口
魏徽突围走共城.....(343)
- 第十五回 上表章魏徽受奖赏
中机关李密遭屠戮.....(366)
- 第十六回 入虎穴巧言醒虎将
设酒宴黠婢惊裙钗.....(397)
- 第十七回 王世充称帝东都
裴仁基死节西门.....(420)
- 第十八回 罗士信娶妻避祸
王若花助夫脱厄.....(438)
- 第十九回 李神通鲁莽失山东
裴德仁义治河北.....(464)
- 第二十回 攻东都贾裴劫粮
战西门王杜斗阵.....(489)
- 第二十一回 获使臣秦王结腹心
救难友夏主失天命.....(512)
- 第二十二回 取古都名王一夜纳双美
临大河亡臣九死得一生.....(537)
- 第二十三回 莽筱荷痛打薄幸郎
苦紫英喜结鸳鸯带.....(561)
- 第二十四回 认义妹世民争结良弼
请圣旨魏成巧得官臣.....(581)
- 第二十五回 贤内助齐家申五约
好官臣治国谏三事.....(599)
- 第二十六回 谢叔方数披逆鳞
李建成再败突厥.....(624)
- 第二十七回 闹西宫僚臣欲夺嫡
战东土秦王痛折将.....(644)

第二十八回	借兵有策刘黑闼再造反 请将无求李建成初出征	(659)
第二十九回	施仁义建成一战破勅敌 表忠信紫英再辞谏名王	(673)
第三十回	李道宗恃酒骂座 尉迟恭因醉下狱	(703)
第三十一回	逼秦王杨文干兴兵 保太子魏玄成调舌	(721)
第三十二回	化险为夷太子庆功 弄巧成拙秦王呕血	(744)
第三十三回	两宫相争唐帝两袒难 三臣被逐秦王再呕血	(756)
第三十四回	夺兵权晋阳城假报警 杀太子玄武门真喋血	(786)
后 记		(816)

第一回 谈天数道士弄鬼 忧时局庄主留贤

话说公元615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一年，秋八月，数不清的难民、流民，抛离了他们在运河两岸、黄河下游及江淮流域的家园，身穿百结葛衣，手提瓦罐荆篮，背负稚子弱息，如蚁聚蜂集，组成了惨不忍睹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求食长蛇阵，从东向西流荡着、蠕动着，漫无目的，无休无止……

他们冒着风沙，顶着烈日，步履艰难地逃避着饿鬼和死神的追逐……

不吉祥的鸦群在他们头上低低地盘旋，凄厉地啼叫，呼朋引类，随时准备着扑向倒下的弱寡而死者；凶残的狼群远远地追逐在他们身后，令人战栗地长嚎，成群结伙地撕扯着倒毙的饿殍……

难民流民们一个个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恰似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干尸一般，脸上毫无光泽，眼睛也失去了灵气，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只是苟延残喘地忍受着饥饿的折磨，直至断气为止。他们不计后果地用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填充辘辘饥肠：树皮、草根和泥土，直至吞食同类！

史籍上触目惊心记载着这种人食人的惨景：

“人肉之价，贱于犬豚，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米价贵至数千钱一斛（三百五十斤），且无处可买。”

“老瘦男女被称为‘添把火’；妇女少艾被称为‘羸羊’；小儿连骨吃下，叫做‘连骨烂’。被食者又通通被称为‘两脚羊’……”

难民流民所过之处，先食尽草木；草木食尽后，便用石块、木棍攻击豪门大户的高墙深院，如攻不进去，便丢下累累尸骸，向新的区域流去；若能攻破，便暂且栖止，吃尽一切可食之物，使那里的百姓也化为流民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再向其他地区流去……

提到流民，人们谈虎色变，纷纷垒高墙，挖深壕，组织乡兵，结寨自保，整日提心吊胆地窥探着难民流民狂潮的流向，生怕被这股狂潮卷走……

当这股狂潮的一个浪头涌进东郡（今河南滑县）时，东郡所属共城（在今河南辉县境内）县中的首户元庄的两个当家小姐被弄得烂额焦头，忧心如焚，直到三更，仍在灯前闷坐，思索着对策。

明晃晃的烛光也似乎因胆战心惊而摇曳不定，不断把光线投射到坐在屋中左侧一张胡床上的一个衣饰华贵的少女的高鼻深目的艳丽脸庞上，似乎要侦破她内心的忧隐。

这位高鼻深目肤色白皙的少女年纪不过十七岁，却显得过份沉静聪敏，干练成熟，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这大概是因她自幼失去父母当家过早的缘故。她姓翟名紫英，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翟让的侄女，现在是她姑父元太公府上的当家人，她手里持着一卷《汉书》，心烦意乱地翻检着。

坐在她的右边的是她的表妹元宝芸，手里捧着一卷《后汉书》，也漫无目的地翻阅着。

她们的身旁各坐着一个年纪更轻的秀丽的使女，闷声不

响地绣着花，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她的女主人，希望她们从书本中找到困扰她们已久的难题的答案，扫去她们脸上的愁云。

这一次她们又失望了：翟紫英双眉紧蹙地叹了口气，合上了书本。

她身旁的使女碧桃心疼地安慰道：

“小姐千万别愁白了头发，办法总会有的，浑玄子一定会来。”

紫英摇了摇头：“虽然徐茂功夸奖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只怕他也有计穷的时候。遍查史籍，除了开仓放赈，别无救济难民流民良策。但开仓救济，只治标，不治本。何况昏君手中的十大廩仓虽囤积着足够全国百姓食用数年的粮食，他却一心只想用做四伐高丽的军粮，不愿动用呢。豪门大户，或者想囤积居奇，或者怕同归于尽，因而不愿开仓，光少数有恻隐之心者赈济，又顶得了什么大用呢？”

元宝芸小姐赞同地接嘴道：

“是啊！难民流民不日将至，我们设或开仓，消息传出，蜂拥而来，如何收场？况且这粮食，我的哥哥和舅舅都想用来招兵买马，以图义举。浑玄子既不掌握官仓，又不能点砂成米，只怕也会束手无策的。”

碧桃也叹了口气，不再言语了。

宝芸的使女翠筠虽只十四岁，却也知为主人分忧了，宽慰她们道：

“徐公子是何等有见识的人？既然他笃信浑玄子有办法，并专程去京师寻找，邀他来此聚义，他一定有锦囊妙计。听说徐公子已回乡一月了，浑玄子再四处留滞，也会不日到的，

他准是胸中有数，才这么不慌不忙，姗姗来迟。”

碧桃道：“只怪我们在一月前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然请徐公子去邀约浑玄子时先问问游民的事，也不至急时抱佛脚了。要不要再叫黄玉才去催催浑玄子呢？”

宝芸摇头道：“浑玄子行踪缥缈，不是游名山，就是逛福地，一旦离开京师，哪里去寻？”

紫英赞同地说：“表妹说得是，人寻人寻死人。算了，不谈这揪心的事情了。碧桃，那个练武跌折了腿骨的庄户，伤势怎么样了？”

碧桃的脸上这时浮出了一丝笑容：

“经宝芸小姐治疗后，已经见好，才两句，勉强能走了。”

紫英扫了元宝芸一眼，有些欣慰地说：

“表妹这手祖传绝技，以后会派上大用场的。只恨我当初胆小，见血就心里发麻，没跟姑父学下这门技艺。”

宝芸不无自负地抿嘴一笑，随即谦逊地说道：

“我当初就担保他不会残废。不过，比起表姐拯救黎元的志向，这技艺到底是只能救得苍生身体痛苦的雕虫小技，何足挂齿？”

紫英苦恼地说：“说什么拯救天下苍生？眼下连流民也救不了，不敢教哩。”

这时，只听得夜空中传来栖鸦凄厉的啼叫声。

碧桃惊疑地说道：

“这畜生叫得蹊跷，莫不是有鬼？”

宝芸道：“这宿鸟是为人的行动惊扰所至，得提防杜庄勾引盗寇来袭击我们。翠筠，快去给元贵说，要他通知黄玉

才，叫荫户们整顿戈矛，严加防范。”

翠筠刚要动身，便听得庄中传来震撼人心的急骤的钟声和“上墙防盗”的吆喝声。

翠筠又坐下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

宝芸道：“怕有什么用？谁叫你撞上了这个世道？老的是自己不死等来的罪，小的是提早出生争来的罪，我们是死打死挨该受这个罪。”

不一时，东门外有人高声叫门。一个英武的青年提着灯来到紫英等人所在的客厅门前，禀告说：

“是县令派来的四个胥吏，都认识的，来下紧急文书。”

宝芸恨恨地说：“又准是要新征徭役了。黄玉才，你把他们请到客厅款茶。我们戴了帷帽便来叙话。”

黄玉才道：“他们说万分紧急，不敢耽搁，要庄主去门口。”

碧桃早给二位小姐取来了后人称为面纱的帷帽，给小姐们戴上，簇拥着她们到了东门。

四个青衣胥吏勒马门前，打头的一个说道：

“皇上在雁门被突厥大兵包围，四十一关已丢了三十九关，万分危急。皇上下明诏停止征讨高丽，招募丁男前去救驾勤王，明府说，这决不能以钱粮代人役了，请两位小姐体谅。贵乡的名额是一百名，元庄、杜庄各五十。小人还得去杜庄。”

黄玉才道：“杜庄二百户人家，连十个成丁也难凑集，中男也不过二十余人。这勤王救驾可是性命相关的事，去十

四五岁的中男如何行得？”

胥吏道：“府君下了令，明府也只得遵依。”

紫英略一沉思，对四位青衣人道：

“请到客厅小酌，我们立刻召集乡老商议，立时回话。好在此去杜庄不过十里之遥。”

青衣人忻忻然下了马，由元贵带进客厅吃喝。

黄玉才早把乡老请来。

乡老们听说炀帝在雁门被围，不由说道：

“高祖文皇帝好端端的一座锦绣江山，被当今弄得千疮百孔，大概是上天示警吧！去救什么驾，勤什么王？由他去吧！”

宝芸也说道：“索性让老天借突厥人之手惩罚了他，另立明君，重过太平安定日子。”

在门口值班的庄民荫户也纷纷反对前去。

紫英道：“当今所为，万民痛恨，事事足以亡国。不过，倘若让突厥人打进来，中原父老岂不更加遭罪？倘若当今从此洗心革面，也未可知。以他的才能足以治理好神州。万一没了他，亲王（郡王）乘机争位，更不知几人称王，几个称帝？我们还得去救。杜庄已无丁壮可派——他们的丁壮都逃匿在外，我想代他们出这五十个役夫，乘机消去两庄的旧怨，不然，我们也老是提心吊胆。”

黄玉才首先表了态：“翟小姐识大体，所说甚好。我愿带一百人星夜驰往雁门。”

宝芸道：“我刚才的话，是一时激愤之言，就依表姐的话办。三位乡老有何见谕？”

三位老者道。“还是翟小姐的话有理。”

宝芸道：“既然大家同意，玉才就可召集人马，立刻出发，把守庄的事托付给可靠的人。元贵，你立刻去打开我家私库，凡出征的人，家赐一斛稻谷，以示慰勉。”

黄玉才辞别众人 and 元贵走了。乡老们也告辞回家。

酒饱饭足的胥吏听说元庄慷慨地代杜庄出了役夫，大喜过望，也告辞去杜庄说明元庄对杜庄的情意。

回到绣楼，宝芸笑着对紫英说道：

“表姐的见识胜我十倍。你这样处理，既显得忠于社稷，体谅民众，又可慢慢与杜庄和解了。”

紫英淡淡一笑，摇了摇头。

碧桃道：“刚才小姐们考虑欠周。这附近见过浑玄子的仅黄玉才一人，他走了，浑玄子真来了，也可能失之交臂，或错认了人。”

紫英笑道：“浑玄子不过一个道士，难道还有谁假冒不成？”

当下大家分手，各归宿所。

翌日晨，紫英正在梳妆，猛听得院内连声传报：

“浑玄子道长来了，请太公和二位小姐客厅叙话。”

紫英喜出望外，胡乱贴了额黄，往外就走。

碧桃连忙拦住，笑道：

“看你急的！帷帽也不戴，当心出乖露丑，叫人笑话。”

紫英忙取帷帽戴了，踏上靴子走出卧房。

进入客厅，紫英宝芸见浑玄子人才一表，年纪很轻，心中不由暗暗称奇。叙礼入席后，紫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难民问题，要他指迷。

漂亮的年轻人一挥拂尘，慢条斯理地说道：

“若不愿与之同归于尽，莫如上书官府，请兵驱回原籍。”

宝芸惊问道：“他们为在原籍生计已绝，才流浪四方，现又驱他们回去，岂不是置他们于死地？”

漂亮的年轻人只一阵冷笑，慢慢说道：

“小姐慈善心肠，其实可嘉。但小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凡天下大事，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周而复始，此乃天数。从秦末到王莽篡位，再到三国鼎立，又到五胡乱华，胡元闰位于北，华夏偏居于南，其间周期，大抵两百年左右。是生灵不尊神道，天遣灾祸，非人力所能挽回。现帝星已现于河朔，直到江山混一，才能由乱转治。”

紫英听了这套陈腐空论，很感失望。她心中想道：“徐茂功、单雄信、王伯当俱称浑玄子有盖世奇才，难道这就是奇才！”她转身看宝芸时，只见她浑身发抖，知她是为“胡元闰位”一语气的，忙暗中拉了一下她的袖子，要她冷静。一边问道：“道士道”

“道长高论，敝人茅塞。敢问真命天子是否已经出现？如何才能由乱入治？我们如何才能救下这一村生灵？”

道士哈哈大笑道：“天机岂可泄漏？贫道也只能告诉小姐，玉床已经动摇。贫道自有教人躲避劫难的妙法，不过，非其人不得与闻。”

宝芸盯问道：“要什么人才能聆教道长的妙计呢？帝王天子或佐命大臣？”

道长点头道：“小姐说得不差。据贫道看来，元府君宝藏，翟法司让，俱是当今英雄，若非帝王天子，也是佐命大臣。”

这时，一个皓发老叟走进客厅，只见他神态静淡，目光灼然，虽未着袈裟，却颈挂念珠，一看便知是个笃佛之人。他向道士合什道：

“道长光临，寒舍生辉。道家以神仙之法救人，佛徒以善行济世，殊途而同归。犹如千流而纳于大海。弱息甥女欲求拯治难民和桑梓良策，望不吝赐教。”

道士大笑道：“太公口号尊佛而醉心尘世，岂不怕坠入魔道？”

老太公道：“仙长四处云游，广结豪杰，遍访古战场体势，尽览史乘典章，岂非以黄冠而意在天下生民？佛家亦有佛门济世之方，叫做‘只要诚心持戒向善，人人心中自有佛在’。”

道士笑道：“好一个‘诚心持戒向善’，这正是生灭缺少处！诚心感动天地，若真有诚心，济世救民亦自不难。”

老太公问道：“请问何为诚心？弱息有心赈救难民，可算诚心？”

道士道：“此种善举，不过小诚心罢了，若要震动天帝，还不能够；这济世救民，须大诚心。诚心到处，贫道能以青词诉于天帝，祈天帝早降真龙天子，使其降生某地某家。”

老太公见道士漫天海口，越说越玄，便大失所望地借故告退。

紫英转了话题：“请问仙长尊姓，祖籍何处？为何至此？”

道士道：“贫道俗姓魏名徵，字玄成，现居馆陶。因徐公子相邀，特来此地游玩。”

宝芸见道士说的与徐茂功说的不差分毫，心中转喜，再

三道问如何济世救民，如何才算诚心。

道士只是用言词支吾，不肯详说。

紫英、宝芸只得命家人款饭，告辞回到绣楼。

宝芸问道：“表姐以为此人如何？”

紫英道：“听徐公子和表哥等人说，这浑玄子博通经史，有济世安民之才，神出鬼没之计，他不过为躲避徭役而挂了道士的名衔，怎么大谈天数？说什么使帝王生于某处某家，全是油腔滑调。”

宝芸道：“是不是因我们是女流，他故作玄虚，想试探我们？”

紫英道：“也有这种可能。不过听他话音，他是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既与徐公子、表哥和我的从父相识，不该这样不推诚相见。”

宝芸道：“表姐所见不差。徐公子暗中约他来此商量大事，以图义举，诛无道隋，他为什么还这样闪烁其词？”

紫英道：“这人年龄与徐公子所说不合，徐公子十九岁了，称之为兄，单公子近三十了，王公子也快三十了，都称之为兄，定非虚礼，浑玄子年龄当在三十岁以上，此人年纪不过二十稍过，我怀疑其中有诈。”

碧桃走了进来，插嘴道：

“这人油嘴滑舌，满口玄话，又只盯着小姐们的腰身，我看他所说的‘诚心’，定不是好意。”

紫英猛然截住碧桃：“不要再往下说了。你只去对他说，徐茂功就在县城，我们已派人飞马去请他来会道长，他是人是鬼，便会立即显形。”

碧桃去了不一会，回到绣房时脸都气得发了青，元宝芸